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 
第八十四回 受友托嫦娥傳青鳥 奉帝命星主殖月球

卻說呂洞賓初次出家，就得鍾離權賜他混元八卦道袍，披在身上。此袍本來不怕水火，不畏刀兵。但是剛巧第一次碰到的對頭，乃是二郎神的哮天犬。此犬可不比尋常獸類，他從上古以來，一直苦修勤煉，雖然未成仙道，卻也成了萬劫不壞之體。它的牙齒，又經過千磨萬煨，曾隨它的主人立過不少功勞，咬死不少妖人鬼怪。自然它那一咬的力量，比平常的刀兵水火，都要厲害到口多倍了。何況那時呂洞賓正是一心為好，只存著救它的念頭，怎能防到它一出畫圈，正在頭昏腦脹的時候，心中又恨極了敵人。它更想不到洞賓展開畫圖，是為了救它的性命，只想這一派的人，全是它的仇敵，哪裡會無端的跑出這樣一個救星來呢？因此趁著畫圖展開的氣勢，也不問畫圖如何能開？也不管持畫的是什麼人？它為了報仇起見，為了逃命起見，總之都不能不拼命向他咬去。上文說過，洞賓的道袍，原只能抵禦尋常的水火刀兵，卻不能抵抗這哮天犬的牙齒。無意中經它突然一口，咬在小腿子上，自然忍受不住，大喊一聲，暈撲於地。這便是俗語傳說「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」一幕故事兒。這話傳說千年，誰也不曉得它的出典。曾有神經敏銳、思想高超的先生們，把這話批評得毫無理由，以為呂洞賓乃是天上的金仙，又是神仙中最有大志，最肯救人苦難的好人，那狗便分無良，也何能咬在他的身上？即使果然有那種不講道理的野狗，但呂洞賓又豈是怕它一咬的人？因此認這故事為後人訛傳之說，實際上決無此事。這番議論，看去何嘗沒有理由？但是可惜了這班先生們，只會講理，不知考據這事的來歷。所以弄到一無是處。這也實在不能怪他咧。

廢話丟開，再說呂洞賓的道袍，抗不得哮天犬的牙齒，所以一經被咬，便爾暈撲。原因他此時還是血肉之體，怎能受得住妖精所不能受的苦痛。但以哮天犬的厲害，多少妖精死在它的牙齒之下，而呂洞賓獨只受傷撲地，還得保全他的性命，這卻又不能不歸功於道袍遮護之功了。當下哮天犬脫畫而去，隨後知圓和尚和王員外夫婦救起洞賓。知圓好生埋怨洞賓，說他是：「發了癡病。好容易把這惡犬收住，捲入畫中，永無後患。經你這麼一放，它的懷恨愈深。明兒再來尋事起來，我卻沒有那麼大工夫替他們守候。這禍既是你闖下的，還得你來替他們辦了這事。至於你的傷痛，本是你自己所招，可也怪不得別人了。」說罷，氣呼呼地告辭要走了。

呂洞賓此時又疼又悔，又被他這場奚落，自覺無言可對。同時王員外夫婦又相對歎息，深恐犬精再來，一家人的性命，真要送在它的口中。洞賓聽了這話，真比方才狗咬還要難受。只得老著面孔，對王員外說：「員外請放心，這狗既是貧道放了的，貧道務要設計將它驅逐，使它永遠不敢上門。此事一天不了，貧道誓永留府上，和它拼個死活。」知圓不等他說完，就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好好，早知你有這般妙手，王員外何必遠道聘我前來。如今卻也很好，有這位大仙替你安家鎮宅，諒來妖魔鬼怪，都不會上門尋事了。何況區區一隻狗呢！貧僧效力不週，道法有限，實不能一再和畜生們作對。對不住，我要先走了。」說罷，怒匆匆地出門要走。經不得王員外再三攔住，說：「師父遠道而來，辛苦得很，天又不早，快交三鼓了。今兒則無論如何要屈留一夜，明天一早回去吧。」知圓聽了，只得允許，留了一夜。

次日上午正要出門，忽然寺中又來一位僧人，和他撞個正著。知圓見是本寺的和尚知覺。只得立定腳，問他來此有何事。知覺將他拉了回來，笑道：「老師父早知你們昨天收不得妖，降不得怪。」一語未了，知圓跳起來道：「什麼話，我跟老師父跑過多少地方，收過多少妖人，何爭區區一隻犬？難道還會失敗在它的手裡不成？」說著，手指洞賓說道：「你只問他去，也不曉是哪裡來的野道人，知道點什麼本領，偏偏我們那位老師父，就相信他到那麼田地，還要收他為禪門弟子。哼，像他這種人，也只配在他的道門中混世，騙人家一些衣食罷了。若真個到禪門中來，哈哈，我們僧人的面子，都給他丟完了。」知覺見他氣得如此模樣，又見洞賓整襟端坐，既無愧色，也不和他爭辯。因點頭笑道：「知圓師兄，不用性急。師父可沒有說你的本領不濟，收不得妖人，是說數有前定，這犬不應死在你的手中。再說此犬不但不應死於你手，而且它也不得死罪，不能被人殺死。他是怎樣吩咐你來？你怎麼全不理會，必要置之死地。這是什麼道理？」知圓經他這一問，倒真個無言可答了，不覺呆了一呆。

知覺笑道：「老師父作事，哪得有錯？他是料定你心烈性急，你又得了那法寶，分明權在你手，生死由你之便，你還肯輕易饒過他呢？至於這位呂道友麼，他的來歷，諒來你也未必知道，如今也不必煩言。總之他到為難之時，自有仙神扶助。你今就把此事交付他辦，看他可會丟臉給你瞧。」知圓聽了不服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老和尚老早就該派他前來。此時什麼事情都沒有了，何必要我們管這閒事。如今還要驚動你的大駕，老遠的跑了過來，豈非多事？」知覺又笑道：「你別盡鬧意氣，豈不聞老師父講說緣份數理的兩種道理麼？人有定緣，事有定數，天都不能挽回，凡人豈能勉強？老實說，老師父派你前來，是因法寶在你的手中。從前降牛魔，收蛇精，全是你一人幹的，較之我輩，自然熟手得多，這是一層。還有這位呂道友，師父說他將來造就，不可限量，眼前卻還不曾有什麼法術，當然不是此犬的對手。所以派你前來，就是為此。」

知圓聽知覺說出這話，面子上似乎有了光彩，便也把面色放和平了些，笑了笑道：「他老人家就有那麼大的心思，我就和他弄不慣這一手兒。」知覺又道：「話還有咧，你別先打岔。但是師父預知你的性格，大權在手，是不肯饒人的。特叫呂道友同來，正是替這犬伏下一支救兵。」知圓聽到這裡，不覺嘻嘻一笑，喃喃自語道：「救兵救兵，只落得狗咬洞賓。」一句話，說得大家都好笑起來。知覺笑道：「別這麼說，種種事情，都是逃不過老師父預料的。呂道友必要救那犬精，和犬精的必咬呂道友，又是他所先見的。你們不信，大家過來看看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眾人聽了，都向他手中瞧著的一粒白色丹丸，說道：「呂道友過來，這是師父替你預備的傷藥。師父還說，這一口兒，要是咬在別人身上，性命早已完了，幸而是你，又有這道袍保護，才只傷了腿子。雖然受此痛苦，卻喜沒有咬碎道袍。」眾人聽了，這才注意起來，都咋舌稱奇。因為道袍遮住下腿，犬齒分明經過袍子，方能咬人腿肉。肉已受傷，袍子卻紋絲不動，委實算得天地間一件瑰寶。知圓更咄咄贊美。

洞賓謝過老和尚，更向知覺稱謝。知覺替他溶開丹藥，塗在傷處。轉眼兒，皮肉如新，痛楚毫無。知覺笑道：「呂道友，事有前定，這犬精該要你手裡將它驅逐，別人干涉是沒有用的。我們老師父明知知圓師兄決不會輕饒人家，特地當著道友面上，說明此犬不該喪命的理由。因為道友聽了此犬是二郎神所有，二郎是你們同道的前輩。你早就存下救護之心，得師父一言，你才放膽救它。但因你幼年曾誤殺一犬，你是抱有宏願，要度盡天下眾生，不忍使一物不得其所的。安能叫無辜生物，為你而蒙冤不解？如今藉哮天犬一咬，為冤死之犬吐一口氣。師父所謂替你了卻一重孽案者，就是這事。」

洞賓回心一想，果然記起三歲的時候，曾和一班弟兄在郊外散游，共為擲石遊戲。洞賓力小，一石投去，誤中一隻睡狗的眼珠。睡狗受疼而醒，已成半瞎。它一陣滾爬，跌入靠近的河中，就此淹死。當時也曾設法施救。無奈一批孩子，最大的不過六七歲，哪裡救得起來。洞賓年紀雖小，也很知道這事有些對不過自己的天良。長大起來，還有時記得這事，不免耿耿於懷。今給老和尚點醒前因，恍然大悟。

知覺又道：「老師父說，將來你到杭州城隍山下，有一癩皮小犬，受你度化昇天者，就是你所殺的冤狗，你可記在心頭。」洞賓聽了，復向空中叩謝老和尚周全之德。隨後又把臨出家時鍾離權老師所言口舌之災，總以為是一種言語是非，或者和人家有什麼爭論交涉的去處。哪知應在犬精口內。

眾人聽了這許多因果之談，無不嗟呀歎息，人人存有不敢害人之心。

知覺把話說完，對知圓笑道：「師父命我邀你一同回寺，不必在此逗留了。這邊的事情，有呂道友一人，足夠了結了。」知圓道：「方才不是說呂道友未有功行，不能和這畜生抵抗麼？」知覺笑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你管他這麼多事幹啥？去吧去吧，莫囉嗦了。」知圓這時倒似乎不願回去的樣子了，又支支吾吾地說道：「既說吉人天相，呂道人一人可了，何苦讓我們來管這閒事。」

知覺吓了一聲道：「你枉為佛門中有道行的高僧，連這等普普通通的道理，方才又對你說得舌頭都穿了，你還是這等糾纏。再說句現成話，就算呂道友一人能了此案，可是王員外卻請的是我寺中的法師呀。自為僧人，最要隨緣。既受禮聘，如何諉責於人？總而言之，還是一種定數。話已說完，你該快快走了。」知覺說完了話，便來挽知圓的手，說聲：「走吧！」知圓沒了法子，只得和他一同告別。王員外和呂洞賓恭送到門外，聽得知圓對知覺說：「還有一件事情，須到西市走走。師兄先請回寺，我隨後就到。要是老古董問起呢，你就說，我已回寺。辛苦了，在前面休息片刻，就過來的。」知覺不依道：「老師父要你即刻回去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你我怎麼可以瞞著他作事。我也不敢替你說謊。」知圓笑道：「你這人太沒有兄弟的交情，些微小事，如此作難。也罷，我就跟你回去。見了老兒，還是可以出來的。」知覺便拉了他，向眾人點點頭，走了。

王員外和洞賓一同回入內廳。洞賓方向員外道歉，並說：「員外請放心吧，呂某雖然沒有什麼道行，但至萬不得已時，我自會請我師父來幫忙。我師父乃大羅金仙鍾離權，號叫雲房先生。他有通天徹地、翻江倒海的本領，和哮天犬的主人二郎神又是舊交。他已知道我在此辦理這件事情，要是我辦不了時，他老人家一定會知道的。他要來了，無論文幹武幹，都有妥當辦法。你還怕什麼呢？」王員外拜謝道：「弟子得上仙照佑，哪有不放心之理？但不知此妖幾時再來，一天不了，一天便不安枕席。想上仙令師既有那樣道法，最好還是請他屈駕上天，告訴二郎神，將此犬收了回去，豈非百事都了。我一家人都可放心大膽，照常辦事，也免得屈留上仙，耽誤你訪道的光陰呢！」

洞賓聽了，心中著實有些躊躇。因為自己初次訪道，雖承師父訓教多年，懂得許多法術，但因頻年作些功名場中的俗務，始終沒曾正正經經地用過工夫，而且安居家園，地方平靖，所習道法，也無試驗的機會，知道靈與不靈。別的不說，單道回去拜求師父一句話兒，頭先是師父派鶴童送我過來。此時若要步行回去，至少也得□天半月的路程。而且到家之後，萬萬不能自在離家，這不害了自己麼？想到這兒，不覺發悶起來。因王員外再三懇求，只得把此中苦情，告訴他聽。又說：「我師父真是天上金仙。我到此地，就是他派一隻白鶴馱我來的。到此地後，管的什麼閒事，吃的什麼苦痛，他都能一一地料到。難道往後的事情，反倒毫不知情麼？他既不說要我回去請示的話，可見他已料定到了，那時必有高人幫忙。請員外放心吧，我們修道人，大忌誇大口，說謊話。你要不信，只看我一個自由自在之身，為什麼自討苦吃，肯在府中等候那妖物呢？」

員外聽了，仍是似信非信的，但也只得姑信其有的態度，和夫人一同道謝，並收拾一間精舍，給洞賓居住。洞賓一住三天，音訊毫無，心中倒真個焦急起來。因於夜闌人靜之際，推門而出，閒步月下，負手往來，沉思此事如何了結之法。想至無可如何，不覺浩然長吁。吁聲未了，忽聽半空中似有女子的笑聲。洞賓吃了一驚，抬頭一望，見一朵彩雲，停在半天黑雲之下。彩雲中間，站著一位美人兒，宮妝打扮，手執拂塵，招呼洞賓笑道：「出家人有何心事，如此長吁短歎。既然恁大心事，何不快回家去，享些人間之福。」洞賓聞言，又驚又愧，慌忙跪地不起。

叩頭說道：「望仙師下凡指教弟子吧。」一言未了，彩雲已在面前，倏然一縷青煙，經風四散，面前卻端端正正立著那位仙姬，向著洞賓一拂，說道：「請起請起，折殺貧道了。」洞賓起來，又拜了四拜。

仙姬也恭謹還禮，自言：「即月裡的嫦娥，前因染了俗情，被太陰星主謫下凡塵。幸逢鐵拐仙師救援，送回月宮。蒙星主愛憐，逾於從前。現因星主奉上上帝之命，因世人繁殖日多，人口愈眾。原有一輪皓月，只能隨地而行。若要普照大地以外的大千世界，卻是斷斷不夠的。因此叫星主想想添設月球的辦法。星主召集我等，共商推廣之計。擬盡先在大地四週借用幾顆大星，跟隨原有各大星球，一路繞著太陽，得其反光，發為月色，如此方可照遍寰宇。而原有月輪，可以專照大地，光彩益發可觀。辦法擬就，有旨命我們星主為月宮總星君，以下分轄多星。由星君擇原來辦事仙姬中才德較優者，充為星官。貧道也得濫竽一席，並派主原有月球，此番正從調查各處月光敷設情形。即擬回至本球，籌備一切。路過廬山，遇到何大仙姑，邀去敘談半日。他說奉玄女師之命，在山中專等一位有緣之人，傳他天遁劍法。我問他所等的是何等人物？他說是雲房弟子呂洞賓。」

洞賓聽到這裡，不覺又喜又驚，忙說：「稟告仙姬，弟子正是呂洞賓。家師鍾離權先生，正命弟子前去廬山，有人傳弟子天遁劍法，原來卻是何大仙，這真是弟子萬幸之事。可奈一到此間，就被一件小事拖住身體，弄得弟子進退兩難。是以在此對月長吁，不料又被仙姬所見，弟子內愧萬分。」嫦娥笑道：「你那為難之事，我也有些曉得。倒不是何仙姑告訴我的，也不是我自己能夠未卜先知，乃是路過金山腳下，遇見張果大仙，他正為救度一人，剛從龍虎山回去。一見了我，就講起你的事情。原來他此番下凡所度之人，也是受令師委托，代他辦理之事。現在事情已辦了，待要回轉本山，順便將這事對我談談，並讓我寄個信兒給二郎，趕緊把哮天犬收回，方免你逗留人間，誤了你的正事。」洞賓聽說，慌又道謝不迭。嫦娥不覺抿著櫻口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你這位先生，倒喜歡多禮。我是不大懂得客氣的。」洞賓不覺紅了臉，回不出話來。嫦娥又道：「你是初次學道的人，臉皮子嫩得很。我不和你取笑了。告訴你正經事情吧，你曉得我和二郎風馬牛不相及，因甚張大仙要托我帶信兒呢？」洞賓忙道：「弟子也不解這個道理，正要請教仙姬呢！」

且慢，作書人寫到這裡，預料看官們也必問道：「嫦娥和二郎，真是風馬牛不相及，怎會托他去帶信呢？」然而作書人卻答道：此中自有道理。欲知道理為何，請看下回分解。